談人物描寫

張天翼著

作家書屋刊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寫描物人談

張天翼著

作家書屋刊行
1947

談人物描寫

有著作權・不准翻印

著作人　張天翼
發行人　姚蓬子
發行所　作家書屋
上海中正中路六百十號
經售處　全國各地書店
實價　元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滬一版

壹

鍾子來信索稿，還告訴我『抗戰文藝』要來一個關於描寫人物的意見的特輯。這可引起了我極大的興味。這並不是說我對於這個題目有什麼美學理論等着要發揮，而祇是說我對於人物的本身特別感到有興味。

1

我曾對你談過，我在小學中學裏的時候怎樣貪看小說，連正經課都不管了。就這麼着，在那些書裏面結識了馬二先生，王鳳姐，阿Q這些人。一經結識，就叫我忘不了他們。他們跟我似乎發生了一種很密切的關係，而這關係又顯得很微妙，極

雜用言語說明出來。我忍不住要想到他們，替他們流淚或是替他們高興。他們在我心中各有其一定的地位：這個可愛，那個討厭，另外一個又覺得他可憐，諸如此類。我覺得我很了解他們。有些同學跟他相處了好幾年，我也未必能够這麼了解他們。可是這些書上的人物——我可以說我完全了解他的爲人，他的痛苦和喜悅。

這些書也經得看。看了一遍還可以再看。不單不會看厭，倒還會添加興味：多看一遍就可以多領會到一些東西似的。

爲什麼這些書有些麼大的魔力——我可不明白。我祇是模裏模糊叫牠做『好』故事。

然而同學們楷我講一個『好』故事的時候：我可又無法講出這些書上的故事來。

比如『紅樓夢』——的確好。可是你怎樣講法呢？一個賈寶玉愛上一個林黛玉，而人家偏偏把一個薛寶釵嫁給他，於是黛玉死了，而寶玉出了家，如此而已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這決不能使愛聽故事的人過癮。並且想來也覺得很奇怪：這麼簡單的一個故事，三四句話就說得明白的，又並不怎麼有趣，爲什麼竟寫上那麼厚一部書呢？而竟有這麼多人給牠迷住了呢？

我沒有研究過小說學，我祇是憑我轉述故事的經驗，把小說分做兩類：一類就是這些講不出的故事，還有一類呢，那是講得出的。人家要聽故事，當然得還『講得出』的給他們聽。故事起碼要不那麼平凡，像『紅樓夢』那樣祇寫些家常話的，是不行的。加果要想吸引我的聽衆呢，頂好是揀那些情節離奇的來講。

2

這類故事裏面——有些眞是編得巧妙，或是非常曲折，或是佈了許多疑陣，令讀者忙忙糊糊，如墮五里霧中。然後經過許多波瀾起伏，賣了無數關子，於是突然一下子——眞如所謂『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』，叫你忍不住把嘴子一

拍：『哈，原來如此！』而故事照例也就在這裏結束了。

有趣的確有趣。可是有一次，我給一個同學講了一個這樣情節離奇的故事，結果却很糟糕。

我是把這個故事分做好幾次講完的。每逢一下了課，他們就笑嘻嘻地來楷我講下去，這魔力眞也不算小。可是另外有一位同學——以前聽過這個故事的，他跑了過來。

『哦，這個故事！』他充起老內行來了。『你們猜不猜得到——這個道格拉司到底是誰殺死的？』

我哀求他：

『呃呃，不要說，不要說。』

這麼着好幾次，他可再也忍不住了；不管我怎樣制止他，懇求他，他終於說了出來：

『你們以爲那個被殺死的人是道格拉斯麼？——哈哈，不是的！哪個瞧得他並沒有死。倒是他把那個兇手打死了！』

結果怎樣呢？當然，我跳起來給了這多嘴的同學一個耳光，兩個人打了一架好看的。

一知道了『原來如此』，我的兩個聽衆就全都興洋洋的，對這個故事就失去了趣味。而我也沒有這股子勁講下去了。眞煞風景得很。

這也難怪。這些故事——全靠關子賣得緊。一講道破，就完了蛋。就說我自己罷，我已經知道了這個故事的情節，而要是還叫我再去讀第二遍，我就沒有這個雅興。這些故事是不經看的，看一遍就儘够儘够的了。而且牠總不比這類『講不出』的『好』故事能够打動我。

於是我想，這類『講得出』的故事大概祇能算是一種次等貨吧。

現在提起這些舊事，並不是想要表示我少有大志，打算做個批評家，就把人家

的作品這麼來分爲甲乙兩等。我祇是老老實實告訴你——我個人的口味是怎樣的。其實此中絲毫沒有什麼美學上的根據。這也正如我的喜歡或不喜歡哪個朋友，是沒有倫理學上的根據一樣。

這樣，我就胡謅出一個——可以姑稱之爲『結論』：

那類『講不出』的好故事——是寫人物的。

『講得出』的那類次等貨呢，那祇是講出了一個故事，是爲寫故事而寫故事的。

到了後來，又覺得寫人物的故事，也並非全都是『講不出』的。而爲寫故事而寫的故事，也未必全都『講得出』。我就不叫牠帶上講不講得出的條件了，祇是認爲——一是『寫人』，一是『寫故事』：兩類。

然而——那些『寫故事』的作品裏不也有人物？

這里當然也有人物。不過那些人物是無足重輕的。作者簡直沒把他放在心上。

放在心上的——祇不過是一個巧妙的佈局，一些曲折離奇的情節，等等，總而言之，他祇是要講一個故事。等到這個故事一結構好了，那位作者就拖出一些人物來扮演，照作者預定的佈局，按步就班地演下去。這些人物沒有個性，沒有他自己的靈魂，沒有他自己的生命。張三固是可以在這個故事裏登場，可是換了李四也一樣，而王五亦可，趙六也行。

其實他們並不是『人』而祇是爲了演出這個故事而設的一些器具，祇是一些可憐巴巴的傀儡。一離開這個故事，他們就不存在了。不，要是說當作人的存在，那麼即使就在這個故事裏面，他們也沒有存在過。

他們所演出來的奇事，看了也許會覺得有趣，甚至於會驚心動魄。但這——至多也祇是像看人家下棋一樣；這一方有兩個『卒』勇往直前而取了勝，誠然好看，可是我決不會因這個『卒』的勇敢而老是記得這兩顆棋子，而對之肅然起敬。牠正如這些人物一樣，牠自己並沒有生命的。

至於『寫人』的作品，那是寫出了一些活人。

3

你聽到這裏，要是你笑着搖搖頭，覺得我所謂『寫故事』和『寫人』這兩個詞兒太不妥，太沒有理論味兒，那我毫不客氣，不瞞你說，實在是我造不出一個適當的術語來，而爲了講話方便起見，權且這麼用用而已。假如我把那些美國批評家對 Romance 和 Noval 兩字的解釋，拿來將就利用一下，說是我所謂『寫故事』的作品等於R，而『寫人』的作品等於N，這也許能够使我的說法更有點『理論』氣些，然而我不願這麼去攀親：因爲這太牽强了。

例如——『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』你一定是看過了的。這位作者就寫了許多這樣的作品，叫批評家不好把牠歸在哪一類，這位司各德爵爺也是我所愛好的一個作家。哪怕他是在寫傳奇，可是他的的確確寫出了人性，創造出了一些活人，叫我老記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得他們，而且使我感動。所以，這在我就好辦得多了：我乾乾脆脆認爲這是『寫人』的作品。

唐宋傳奇裏面——有好些也是寫出了一些活人來。

『伊索寓言』，拉農登的寓言，希且得林的寓言，我都極其喜歡。那裏面登場的脚色，雖然大都不是人，但牠所表現的實在是一些人性，不過是借用了幾位狐狸，猫，鯉魚等等，來描寫各種『人』就是了。

再如『西遊記』呢，那故事簡直是荒乎其唐。你就是遊遍全世界，也找不出那麼個手持釘鈀，大耳朵大肚子，又會三十六變化的天蓬元帥來。可是那不相干。像天蓬元帥那種性格的人，可就並不少見。你可以閉起眼睛來瞑一瞑神，看你的熟人裏面有猪八戒沒有。唔，也許很找出幾位哩。

這些寫出了活人的作品，我都叫牠做『寫人』的作品。至於這篇作品用的是什麼文體，是幻想的還是實有其事的，我都管不着。

還有呢，我也並不是要把『寫故事』和『寫人』絕對劃開，要把這兩者看做一雙死也不碰頭的冤家。

我所看到的寫活人的好作品，也並不是絕對不許有『故事』。故事怎麼能不容許呢？就是有一個極其曲折離奇的故事，我也絲毫不覺得牠討厭。

但那故事——是要因人而有的故事，是爲了表現那個人物的爲人：性格，思想，情緒，生活，欲望，活動等等，以及他這種人和他的環境的關係，因而他有了怎樣一個命運，諸如此類，有這樣的人，才有這樣的故事，要是換了一個人物呢，這個故事就用不着，就不合理，就不恰當。

人物總是居於主動地位：是人物自己在活動而有故事。人物第一。

可是你也許會說：

『你怎麼知道每個大作家都是照你所說的那麼安排的呢？說不定他竟是故事第一，竟是先有故事，爲寫故事而寫出些人物來的呢？』

當然，每個作家的創作，他的動機是什麼，最先跳進他腦子裏來的是什麼，着眼的是什麼：這是各人儘有不同。我也決不打算要他劃一，我祇是告訴你——我讀了那些作品之後的印象，是這樣的。也許你是爲了寫故事而寫出了這篇作品。但祇要這裏面也寫出了活人，決不是拿他們去硬嵌在你的故事裏的，而是祇有這樣的人物才可能發生這樣的故事，入情入理，一點不牽強——那麼，也是一樣的『好』，至於我這個讀者倒去着眼在你的人物，那是我的事。因爲在眞實的人世中，那種種故事，原是人自己演出來的：沒有人就沒有故事。祇要你寫得眞實，我自然而然會把你的人物看作第一位，而把你的故事看作是由你那些人物導出來的。

4

這類作品——也就是因爲牠寫出了眞的活人，才使我對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東西，引起一種深切的關心，才能够深深地打動我。不比那些祇有故事而沒有活人的

「次等」故事那麼與我不相干。

人物既然是跟我們一樣有靈魂有血肉的『人』，而他的命運也是一個眞的『人』可能遭遇到的命運，那麼他的一切——甚至他的內心，他那些最微妙的感觸，他那隱藏在靈魂深處的東西，我們也都能够了解，能够設身處地去同感，並且關心他的命運了。

他們的確是活在我們這個世界裏的。你也許天天跟馬二先生在一桌子吃飯，也許跟豬八戒一起旅行過，而在一個酒店裏聽見阿Q發議論。並且，說不定你自身上就有某一個人物的靈魂原子。這些人物就這麼着——有的竟會化成我自己，有的會化成我的親人和朋友。不錯，他們正是跟我們一起過活的。他們跟我們在生命的大海裏同駛着一艘船，這關係眞太密切了，不由你不關切他，想起他，惦記他，而對他之爲人懷着一定的批評態度，懷着一定的情感。

總之，所寫的東西——總是能够叫我們去關心的，能够打動我們的，我想，那

一定是跟我們自己的生活，跟我們自己的命運，起有拆不開的關係的。

也有人寫那些離我們很遠的世界，例如寫火星上的人類，寫一個無何有的國家，寫一個不知道在那裏的『烏托邦』，等等。但這些作品，或是借那個世界來寫我們這個世界，或者呢，是一個理想的人類世界——也就是這個作者對我們人類生活的將來的夢。這當然也使我們很關心。並且，你的生活要是與那些夢距離得愈遠，你愈會關心到那些夢。

要是跟我們的生活，跟我們的命運，沒有這些密切關係的話，我們就壓根兒不需要什麼藝術，而人類壓根兒也不會去創造什麼作品了。

比起來，所寫的東西還有什麼更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呢？——當然是『人』。

5

不過談到這里，我還要附帶上一句。那些原始民族的詩裏面，『人』的描寫是

很馬虎的，或者簡直沒有個地位。但我們不能認此爲原始詩人是無所關心，都是一批住在象牙之塔裏的清客。祇是——他們在大自然中競競戰戰地過着活，自己作不得好多主；他們看到人類的生活，人類的命運，都被人類以外的東西支配着，『人』祇是處於被動地位而已。於是詩裏面的主角，就讓他們所認爲能够支配人類命運的那些脚色來充當了。這當然是關心他們自己所致。這正如他們在打獵之前要祈神一樣，因爲他們的能不能有所收獲，是由神作主的。

祇有到了人類能够自覺地支配自然之後，到了人類能够自己作主，來支配人類自己的命運之後，作品中才有自動的『人』，而不是被別的東西任意擺佈的棋子了。

那麼——要是你容許我這麼說——到現在還有人寫出那些祇有故事而無自動的活『人』的作品者，那是因襲着原始詩的吧。如果不是因襲，那麼作者也是有原始民族的那麼一種哲學，把『人』看作被動的傢伙的。從這一點說來，這些作品可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